

五子近思錄

樂

□ 13
3045
2



門 口 13
號 3045
卷 2



五子近思錄卷之二

新安汪佑

啓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爲學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聖也字本作瞻伊

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一作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夫於令名。

通書下同。○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

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

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曰。仁義禮智信。

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

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

桔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作

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不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

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一作學異矣。文集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

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
 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
 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苟以外物為
 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
 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
 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
 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
 而能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定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
 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此二句綱領也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
 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
 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
 所蔽大槩
 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
 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與用智雖若二
 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自用智之語恐即
 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
 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濶非專指佛氏之自私
 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

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
 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
 外物而已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能知性無內
外而兩忘之
 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也
 能定而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內外兩
 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
 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
 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

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
 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
 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
 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
 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

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

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

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

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葉氏曰：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也。此虛人之感。爻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此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

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心一作心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

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

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

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

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

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

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櫝所

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

買櫝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

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

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

則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切。觀

天地之化，乃可知。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注云：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

得。心不開濶則規模狹陋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情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本註云。時以經

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已為人之別。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明道語。記曰。禮主其

減樂貴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故須收斂底意思是樂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

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

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

皆無私心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論性論

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

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揚也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朱子曰點更規

根本須是先培壟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淺淡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

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

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淡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

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

思邈。隋唐間人。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

通而不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

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已。為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吾道之當然。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注云。西銘言弘之道。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而人生夭壽。有命

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修短。有數。而

聖賢之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永命。常人資質

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

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

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

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

無私。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

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

愛。豈非仁乎。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

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

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

點意氣。能得幾時子。所謂私者。非安平天理之自

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者也。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

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又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

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明道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

棄一作小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

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

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集義只是事。求簡是而

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敬者。有非其

敬矣。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

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

能盡孝道也。

學者須是一作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

一作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

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

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

至於喪己。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僞。

反害其性。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以下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真學莫大於知性。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禮義為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

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

有所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為學而先立標

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堅瞻忽處用。朱子曰。觀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苟

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稿木死灰而後可。豈理

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至

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

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

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

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

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

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

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

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與氣
質相為消
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
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生

死修天而已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
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
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
日天德命日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領猶
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

質不齊稟皆稟於天也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
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
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
好而盡其用者其必自於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

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朱
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
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
凡物皆不得與已相
關便是有外之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
 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
 天地為不相似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
 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
 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一息一息必有為也夜氣所養目之開闔為一瞬一瞬必有所存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
 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
 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
 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
 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

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顏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

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之，蔽私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別之，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流仁之方也。無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子比而不及，不亦異乎？葉平巖曰：禮記人子親也。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

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以上正蒙。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受愚。伊川日是起爭端。改訂頑日西銘。受愚日東銘。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

過之不吝。橫渠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一作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

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

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

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

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敢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

禮則可以守得定。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

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

說○言人虛驕恥於下問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

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

孟子說下同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

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

無所不達心小則偏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

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
只是俗事。則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腑。

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為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有人不肯言其道。

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晦菴先生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只引成鬮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

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

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

學者須要有簾隅牆壁。方可擔負得大事。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

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不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耶。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會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

俯不作。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于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

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

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

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

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將去。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便當。

用力。

只從今日為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
 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
 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兩項都不相
 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擲一
 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
 不學。無一處不學。
 無事則專。一嚴整。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虚心。觀理
 求聖賢之本意。
 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
 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學者最怕因循。

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學者須是奈煩奈辛苦。

這道理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

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

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又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

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

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已來

聽命於他。切已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

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

不淡戒。高存之日。程子云。學者全要識時。朱子之

見立說。即其門人亦多似是而非。故力於折衷。矧

昔有問章。楓山不肯著述者。楓山曰。先儒之言。為至且

盡。蓋指周程。張。朱。

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為

害於將來。

務內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

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

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

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

方是兩件。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

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淡，下問甚切，然不肯奮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

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

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人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一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善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

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據某看學問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淡遠玄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五子近思錄卷之二終

莊子道恩殺卷之二 然則本亦內外之分
 然於其中有不可以一毫而差者此聖賢之言
 以改過或命或歸或得乃所以得道體之全也全
 聖人無萬事天賦主萬事直而可矣而不知所
 去其非。蘇。晉。入。之。心。與。聖。一。自。然。而。發。皆。無。迹。曲。
 決。主。寒。華。隨。門。人。曰。急。學。之。要。辦。專。專。審。求。其。最。大。
 野。辦。殊。去。不。當。始。風。潮。不。可。辦。只。是。破。此。
 空。妙。又。曰。只。是。豈。商。豈。豈。良。骨。長。自。
 就。其。香。學。問。之。能。只。吞。眼。前。日。俱。風。變。



